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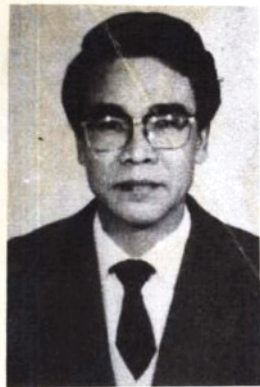
何培嵩 著



zhu shou si men

住手！死神

纪实文学精选



作者简介

何培嵩，1944年生。壮族。1967年毕业于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山区任过几年中学教师。由于属猴，好动，改而从事文艺创作。写戏，写诗，写散文和小说，后来又迷上了报告文学。至今发表文艺作品近百万字。1981年加入中国作协广西分会。1987年出版报告文学专集《归客》，其中的中篇《刘三姐与黄婉秋》获广西30年最高文艺奖“铜鼓奖”。《住手！死神》为第二部专集。现为广西报告文学创作会副会长。

目 录

住手！死神·····	(1)
对农民盗墓群落的实录和反思·····	(40)
一个越俘在中国·····	(76)
孤独的缉盗者·····	(92)
哈 罗！犟小子·····	(105)
亚马逊硬汉·····	(127)
一个检察官和一个死案的复活·····	(141)
未勒石的墓志铭·····	(161)
净土·····	(168)
啊，这热海、热土，这蓝色的奉献·····	(183)
七尺女儿·····	(196)
热血男儿·····	(205)
与风险打交道的人·····	(210)
足下有黄金·····	(222)
“丹桂”——“试管婴儿”·····	(231)
一座城和一群人的故事·····	(244)
无剑角斗士·····	(277)
走钢丝的“冒险家”·····	(292)

住手！死神

鲁迅：我是不赞成自杀的。我也不会去自杀。

第一章 自杀并不悲壮

生——爱——死：人类生命的三部曲。

这三个字眼，又被称为三个永恒的人生主题。古往今来，多少骚人墨客呕心沥血为之奋笔写下不朽篇章。

而自杀，作为死的一种方式，竟从来被认为是美丽的和悲壮的。

我们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崇尚自杀。“自杀美学”自古以来在日本列岛就象瘟疫病广为流行，兴盛不衰。江户时代的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穷二十年精力写出15部书，主题全都是自杀。其中的《曾根崎自杀案》、《自杀天网岛》，在日本脍炙人口。所以，有论者认为，日本自杀之风数千年来得以如野火蔓延，原因有二：对天皇的愚忠；文艺作品的推波助澜。到了贞享至元禄年间(1684~1703年)，当时开明清醒的德川政权曾颁布“自杀活动防止令”，对自杀明令严禁。但令虽出而禁不止。至今自杀仍是日本的“流行病”。

有一个数字是触目惊心的：1986年日本有25524人死于自杀，比率是交通事故死亡者的三倍，创下了战后的最高纪录。

其实，岂止是日本？自杀，已成为当今世界的“社会流行病”，被称为人类十大死因之一。

但作为人类本身，对自杀这种死亡方式，从总体来说还是严加抵制和深恶痛绝的。中世纪的欧洲，由于基督教文化的背景，对于自杀者的制裁严厉到了残酷的地步：拖尸示众，财产充公，而且遗体不允许埋葬在教会墓地之中，让他（她）的亡灵永远排斥在天国之外，永无归宿。自培根到18、19世纪的启蒙主义的思想家们都对这一宗教陋俗进行了凌厉抨击。葛德文认为：“结束自己生命的力量是我们许多天赋能力之一。”（《政治主义论》）。孟德斯鸠以悲怆的语调发出人文主义的“天问”：“我受到痛苦、贫困、蔑视等沉重的压迫的时候，为什么别人不让我结束我的苦难，而残忍地剥夺了我自己手中的救药？……上天给我生命，这是一种恩惠；所以，生命已经不成其为恩惠时，我可以将它退还；因既不存，果亦当废。”（《波斯人信札》）。其实，经过叔本华、费尔巴哈等一系列哲学家们的不倦探索和批判，自杀问题上的宗教习惯观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我们中国，当然也有自杀。从太古直至清末，史籍有记载的5万个历史人物之中，自杀丧生者约为700人，占1.4%。他们的自杀，大致可分为12种类型：

- 舍身取义型。
- 以死警世型。
- 兵败自尽型。

- 以身相殉型。
- 不堪侮辱型。
- 被赐而死型。
- 畏罪自绝型。
- 穷途末路型。
- 以死报复型。
- 封建迷信型。
- 神经失常型。
- 生活受挫型。

以上各类，大约仅有舍身取义型是可取和值得讴歌的。如古之荆轲、屈原；当代之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

现代中国社会中，自杀不仅存在，而且已经成为现实生活中不可忽视和日益增长的消极势力。竞争机制的引进，观念的巨大变革，疾速变幻的节奏，常使人的精神处于失控和失衡状态。这一切无疑是触发自杀率上升的基因和媒介。

所幸的是，自杀是完全可以防治甚至制止的。1958年美国首创第一家防止自杀会迄今，世界已有几十个国家几百个相类机构。

中国的首家也是目前唯一的这种机构是：广州的培爱防治自杀中心。

第二章 广州有个“培爱中心”

1. 五个轻生姑娘

1987年3月，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室，在短短一周内接连收治了5个轻生姑娘。她们都是服过量安眠药企图自杀。

轻生原因在此无须赘述。但这件事本身，却在省医院和广州市，激起了一阵不小的冲击波。它起码表明：自杀，在我们这个国度，在我们生活中，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而且有着一定的比例。

在广州市某区政府的街头宣传栏中，我们见到过这样的数字：本区本季度自杀人数已减至13人；这，无疑是一个喜人的进步……云云。

又据广东省不完全统计，从1985年至1987年第一季度的两年多里，有姓名可查的自杀者超过4位数字。

那么，全中国呢？

自杀，一个千古命题，一个无法回避而又未经触及的“禁区”，一个我们曾经讳莫如深的“哥德巴赫猜想”。

有没有人重视它，研究它和对付它呢？

2. “培爱”——温暖的生命港湾

“五女轻生事件”的余波是如此强烈地震撼着一个人。

他叫陈云清，广东电视台《电视周报》负责人。他想不明白，生命可贵，人生苦短，何以有人要寻死？

他忆起一件曾经令他遗憾终生的往事。

那是一个寒冷的秋夜，有人敲他的门。来者神色仓皇，告诉他：他的同事A和女友双双自尽。A是业余画家，极具才气，平素为人豁达而刚强，因与女友筹办婚事遭到不明真相者的无端诋毁、攻讦甚至污辱，终至仰药寻死。陈云清和同事在急诊室轮流守护几个日夜，他俩幸免一死。但超剂量的烈性药物却夺去了一个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东西——智力。A昔日那清亮如水如今却混浊呆滞的眼睛，陈云清相信一辈子也忘不了！而A在自尽前曾几次欲约陈倾吐心中郁

闷，但陈忙极，终没能谈成。陈每思及此，心中总觉不安。

而陈云清自己，也并非总是一个幸运儿，命运绝非对他格外厚爱。1968年，他——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才生，却被放到一个“边山穷”的县份，先干体力劳动（当时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到县歌舞团搞戏剧创作，继而当上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一干十载！艰难困顿没能将他摧垮，他平步青云，一路春风。但他潜藏在个人心灵深处的痛苦在于：他曾经鼓吹过“四人帮”的文艺思想，违心地反对过一些老艺术家老作家。昔时他批判别人，一俟“四人帮”倒台，他反过来又被别人批判。世事就是这样地往复回环，如戏如梦。他再次被贬下乡，背着沉重的精神“十字架”，修水库，建电站，每天一干两稀的低劣伙食，一折腾又是二、三年。80年代初，他才终于调至省电视台，已是不惑之年，蓦然回首，半生蹉跎，他忽然萌生了异常强烈的自剖自省心理，顿悟到：当今我们最缺乏的和需要修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心；而不是无穷尽的“七斗八斗”和尔虞我诈。

“人生太短促了，弹指不过几十载。”他终于大彻大悟，“李白杜甫会死，主席总统也会死，虽然他们都很伟大。如此说来，人活着时就该过得充实，有意义。假若人生能有助于他人，以助人为乐事，同时也丰富自己的感情，将是一件想来很觉温暖的事。”

1986年至1987年初，陈云清担任《电视周报》编务工作，在周报中辟有一个回答读者问题的专版，名曰“红绿蓝”，时常收到轻生者的来函，倾诉他们的痛苦和不幸：家庭不和，婚变受挫，残疾无望，高考落第，无辜受辱……他都满含同情一一回信，或在“红绿蓝”上公开答复。劝阻，

疏导，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有一些果真达到如期效果。由此他确信：自杀者并非人人都真的想死；自杀是可以防治和制止的。就这样，一个酝酿已久的以“爱”为核心的愿望在他的脑海中萌生、形成，那就是：组织一帮志同道合的人，成立一个防治自杀中心，用温暖用爱心用社会的力量，将意欲走上绝路的人们从踏上枉死城的“第三十九级台阶”上挽留住。

1987年1月3日，广州银河公墓。冬阳融融，菊花艳艳。陈云清和《电视周报》的几位志同道合者，神情肃穆，在骨灰盒存放室拜谒先逝者的亡灵。

就是这一天，就是在这里，广州“培爱防治自杀中心”成立。

“培爱”：培养爱人之心。

这是中国第一家防治自杀机构。

外电报道：“这是中国人道主义的一道迷人闪光。是全世界人道主义精神复醒的燎原星火。”

“培爱”用电话，用家访，用信件，用约见，用一切可以采用的方式，驱除着自杀这种社会病在一些人心灵上撒下的死亡阴影。在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培爱中心接听了200多个来自不同省市的电话；接待了50多位来访者；收到并解答了600多封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从“死亡谷”的悬崖边解救了60多个意欲轻生者。

“培爱”是一个非牟利的业余性质的纯民间组织，在“搵钱热”和“公司热”盛行的今天，他们的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实属难能可贵。培爱中心现有工作人员13人（10男3女），平均年龄30岁，分别来自广东省电视台，广州中山大学，广

州造船厂，广东紫金县、梅县和韶关市。他们大部分具有大专以上的文化水平，有编辑、记者、大学讲师、工程技术人员，而且都有相当丰富的社会工作经验。有意思和有借鉴意义的是，有两位工作人员曾有过自杀的经历，他们将金钱和物欲置之度外，齐心协力想为“防治自杀”这一社会福利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们的工作方式以复信复电话为主，也接受来访，甚至家访。真可谓精诚所至，仁达义尽。陈云清对我说：“由于以前从未搞过这类工作，因此我们每次跟来访者交谈都是相当紧张和辛苦的，跟考试一样，当事人常给我们出难题。如果用一般的道理跟他们泛泛而谈，他们不愿听，听了也不一定起作用。所以，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和掌握他们的心理，很有针对性地很诚恳地跟他们对话，要让他们感到我们是真心地想帮助他们，如同他们的亲兄妹，用滚烫的爱心去熨慰他们一颗颗冰冷的心……这工作不容易做，现在我们可以说是深有体会了。”

是的，要说服一个决意要告别生命而去拥抱死神的人，要从根本上摧毁轻生者顽固的寻死意念和连接上他那一根脆弱得一触即断的神经，谈何容易！

采访中，我曾亲睹这样的一幕。

一个自信笃定能考上全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却又偏偏没能如愿的青年，在父亲的陪同和“押送”下，来到“培爱中心”，坐在陈云清的对面。青年并不颓唐，英俊洒脱，气度轩昂、孤傲，一副决意去就死的从容和冷漠。父亲则惶惶然地陪着小心。青年的故事不复杂：他在同学和女友面前夸下了海口——考不上“清华”不為人。不為人便是为鬼了。他

放不下脸面，仰药觅死，被无时无刻不跟踪着和留神着的父亲发现，救下来，并亲自监护至此。青年智商很高，知识面很宽，而且具有较高层次的审美意识。他和陈云清谈史，谈今；论生，论死；讲叔本华、费尔巴哈、弗洛伊德。一个多小时，口若悬河，针锋相对。反诘，辩驳，质问。作为旁观者，我着实为陈云清暗捏着一把汗！那可怜巴巴的老父亲也在一旁紧张得微微发抖。这确实是一场死与生的较量。陈云清只能赢不能输。否则，又一个年轻的生命就会高昂着清高的头颅踏着骄傲的步伐扑向死亡。值得高兴的结局是：年轻人起立，九十度鞠躬，心悦诚服地道了声：“谢谢，谢谢你战胜了我！同时也战胜了死亡……”。我目送青年踩着轻快的步子远去，并暗自庆幸，一个灿烂如朝霞的活泼泼的生命挣脱了他曾经想热情拥吻的死神的怀抱。我回眸看陈云清，他正用手帕揩去额上的汗珠。时值岁末严冬，他竟在冒汗！他笑笑说：“你看，真象是刚打完一仗下来……”

也有这样的情形：来访者远道而来，向“培爱”倾诉了心中的痛楚和不幸，得到了救治的“药方”，含怨而来，带笑而归，只是盘缠已尽，欲归不得。于是，“培爱”工作人员解囊相助，解决食、宿、甚至回程的车票。他们付出得太多！难怪那些曾经访问过“培爱中心”的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的同行们，对他们这种无私的奉献精神深感钦佩。因为，香港、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相类慈善机构，大多是官办的，一般都有专门经费和部分专职人员，而“培爱中心”二者皆无，是真正的“一穷二白”。

我想，“培爱”是驾着一艘并不华贵的航船，在一条艰难的河道上跋涉。

从“培爱”无数个感人至深的与人为善的事例中，我想我不能不举这么一例。现在，每当想起这个故事，我的鼻子还不由得一阵阵发酸。故事主人公是一对青年男女，都在羊城，未婚先孕。也许是男的另有所爱，也许是男的受人挑唆，他咬定女方腹中的孩子不是他的。女的无端蒙上清白之冤，百口难辩，她按传统的思维方式，认定了一条以示清白和雪耻之路：寻死。寻死之前她求助于“培爱中心”。就这样，母子两条生命，系到了“培爱”身上。他们无数次做男女双方工作；无数次登门家访做双方家长工作；鼓励女方将孩子生下来（怀胎已近十月，这是唯一出路）。临产，住院，但这对于临时工的青年竟拮据得身无分文。“培爱”工作人员掏腰包凑了300多元，解救燃眉之急！分娩了，是个男的，又酷似男方。没说的，前嫌尽释，皆大欢喜，他们怀抱着这个自己孕育的新生命正式结为夫妻。

为挽救轻生者，培爱中心的成员付出了大量时间、心血、甚至金钱。他们真挚的爱，给枯萎的生命注入盎盎绿意。无私的不求报偿的爱才是真正的爱；这种伟大才是真正的伟大。

对生活绝望的人们，醒来！“培爱精神”在呼唤你。生命属于我们每一个人都仅有一次。当你厌倦人生的时候，当你张开颤栗的双臂去拥抱死神的时候，请记住：广州有个“培爱中心”。请到他们那里——广州市人民北路广东电视台《电视周报》编辑部——去倾吐心声。请拨打他们的电话：662723—720。这是一条“生命线”，每一天都有热情的“培爱”人员在义务值班，他们愿意分担你的痛苦，为你排忧解难。

请记住，“培爱”的负责人是陈云清。他说：“我个人将‘培爱’作为我的终生事业。我已人到中年。我将带着爱心去爱别人，同时走向生命的终结。”这，是他的誓言，也是每个“培爱”成员的誓言。

人们啊，这里有一个温暖的生命港湾！

我们从“培爱中心”所收到的众多的缠绵悱恻满含愁苦哀怨的来信中，撷取数封；从几位满怀忧伤绝望而来面带欣慰欢笑而去的来访者中，实录下几节原话。当然，我们绝对尊重他们的隐私权——正象我们尊重他们的人格一样。我们将他们的姓名地址职业以及一些该隐去的情节都隐去和稍作变换。

这样做，相信对意欲踏入“枉死城”的“过来人”和“后来者”，都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

愿带说一句，这些意欲自杀的实例中，多数属“生活受挫型”和“迷信愚昧型”。

第三章 不是你的错！

贞节牌坊。有形的，无形的，威严、沉重，压了中国女性几千年。

在“贞节观念”如此强烈的中国，女性犹如被禁锢于铁罐中的玩偶。倘若她遭人玩弄或施暴，将导致一场真正的个人悲剧：她的挚爱亲朋乃至异性朋友会觉得无颜见人；在她，会含羞忍辱度日，甚至以死殉节。

积淀了几千年的神圣的贞操观，对于她们孱弱的躯体和心灵来说，都过于沉重得难以承担。尼采这样说：“什么是

最人道的？——免去别人的羞耻。”我们或许可以说，当女性蒙受着整个人类、整个社会、整个时代的羞耻的时候，免去女人的羞耻是最人道的！

试问，遭歹人强暴，是女人的错吗？

不，不！“不是我的错！”

台湾有一部电视剧《不是我的错》正是这么一个新鲜而开明的主题。一个芳龄二十的美丽少女，刚与男友订婚。一次外出购物，不幸遭强人施暴。一个七彩缤纷的爱情之梦被无情地击碎了，她意欲一死以明志，以明“贞洁”。邻居提供线索，擒获歹徒。她挺身而出，对质于公堂，终使强人伏法。“不是我的错！”——她那一声凛然大义发自心底的呼喊，撼天动地。而她的男友，非但没鄙夷她，没弃她而去，反倒谅解了她的“过失”。

是的，我何罪之有？何错之有？我只不过是遭无耻的恶狗咬了一口而已。我依然是我，玉洁冰清地从娘胎里来，玉洁冰清地活在世上！

姑娘，你能这样说，这样叫，这样呐喊吗？

1. 小姑娘，阴影不该总伴随着你

她才16岁。活泼，美丽，出落得如同一朵娇艳的小花。但她那个闭锁的乡村小镇使她对许多女性该懂的事竟一无所知。13岁那年，她还在上初一的时候，偶然发现厕所的墙沿上零乱地丢弃着一叠叠带血的纸片。她急跑回家：“妈妈，有人受伤了！”

妈妈没有取笑她，但也没有告知她这是怎么回事。“不干你的事！”——母亲一声带神秘色彩的呵责，使她觉得自

已仿佛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大错事。同时也使她被拒之于早期性生理教育的门外。

于是，就出现了这么一件对于她和每一个女子都不该出现的不幸。

有一次，她偶感眩晕，去诊病。居心不良的男大夫没有对症给她治头，而是粗暴地将她全身上下摸了个遍，甚至还用手指检查她的生殖器官。

这种无理但却合法的猥亵使她从此感到无脸见人，感到时时处处似有一双双鄙夷的目光在盯视着自己。她认定自己从此失去了少女最宝贵的东西——贞洁！

她的内心失去了平衡，出现了真正的精神眩晕症。每当电影电视上跳出“强暴”、“抱吻”、“抚胸”镜头，哪怕只是倏忽一闪，她都会浑身灼热，触电般震颤，一根根受伤的未愈的神经末梢都重被唤醒和刀割般疼痛，那由来已久的自卑感羞辱感再次加深。她对学习失却了兴趣和信心。过去她成绩名列前茅，如今落在人后；过去她是老师和同学公认的高考必中者，并且必中名牌大学，如今却榜上无名。她曾经有大抱负：上大学，读研究生，当学者。如今一切灰飞烟灭！

心理和事业的双重打击，如雪上添霜，她万念俱灰。她看这世界“象长满诱人绿草的危险沼泽，象望不到边际的沙漠，象没有一丝希望的荒岛……”

她选择了安眠药。

她被救活过来。但她仍想到死。她给“培爱”去信求援：请你们救救我吧，给我指点迷津……！

“培爱”告诉她：你没有错。你完全没必要苦恼和忧愁。

你并没有被奸污，更没失去贞洁。你依然是过去纯洁如玉的你。那个流氓大夫才是该谴责的……

2. 小伙子，你应当成为强者

同性恋，和爱滋病一样，我们很少提及，也很怕提及。其实，这是阿Q头上的一块“亮疤”。

这里叙述的是一个极特殊的案例：一位男青年干部向“培爱”倾吐他那段被同性“强暴”的可怕经历。

念高中时，他是一个德智体皆优的尖子学生，又是校足球队的门将，有一副健壮得教人羡慕的运动员体魄。一晚，他被自己所崇拜的文科老师请到寓所。老师的风度和口才极佳，古今中外，天南海北，口若悬河。他听得入了迷，敬慕又深了一层。突然间，为人师表者竟一下全部剥光了他的衣服，并不是要观赏他那运动员的健美胴体，而是无耻地要求发生那种不正常的同性间的性关系。

可悲可哀的是，他没能断然拒绝。他不乏理性，但他缺乏抗御为师者的胆量。

他回到家里。这一夜，他痛不欲生，哭干了泪。他觉得人世间最卑污的最不该发生的丑恶都如脏水般在一瞬间残酷地倾泻到自己身上。他恨这个人面兽心的教师，也厌恶周围的世界。他感到自己失去了男性的贞洁，自己的一切骄傲和自豪在一夜之间被无情玷污无情剥夺了！

他想杀那老师，然后自首或者自杀。但老师的泪水和痛心疾首的懊悔又使他原谅了老师。并且，以后又在老师的“开导”下，由不自愿到心甘情愿地接二连三重复那一夜的“戏剧”。

他的记事本不小心丢失了并且被同学看到了。他的周围便时时出现异样的刀剑般犀利的目光。以后便招致了他一连串的痛苦：成绩直线下跌，高考名落孙山；并且，他发现老师竟骗好多个男学生。旧辱加上新辱，接踵而来的心灵创伤，老师的性变态刺激和诱发了他的性变态：他自暴自弃，开始和同学搞起了同性恋。

高中毕业，接着便是待业。孤独、烦闷、空落、彷徨，一齐向他袭来。他感觉自己仿佛成了一具没有了灵魂迷失了目标的空虚躯壳。他终于悟到这位老师是他的一切不幸之源。他发疯般报复了：砸那老师的家，将一切能毁坏的东西砸个稀里糊涂。为躲他，老师搬了四次家。他四次找到并捣毁四次。最后，是这老师自己将一把菜刀横在自己脖子上跪地求饶：“要不，你宰了我；要不，你从此放过我……”这没完没了的“砸屋事件”才算了结。

往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份虽则低微但却正当的工作。他爱上了一个姑娘，他希冀自己的痛苦之舟能停靠在一个宁静的河汊。但姑娘也许是得悉了他那段不光彩经历抑或是别的什么原因，竟一声不吭地弃他而去。

从此他觉得一切都太没意思。在一个温馨的春夜，一仰头，咽下几十片安眠药。枕边，有一张纸片：“我去了，没什么值得我眷恋的了。我的不幸太多太多！嚼不烂，咽不下，化解不了。它就象一条长蛇，无休止地缠绕着我，我无法摆脱……”

他还是被救活过来，在家静养。他给“培爱”去信，决心今后走一条近似贾宝玉出家式的路：独身一世，永不娶妻；后半生最大的愿望是攒钱供养父母。